

牛年扎西德勒

□章丽椿

2021年是牛年,自古以来人们对于牛的褒奖词句,可说是俯首即拾。鲁迅先生曾说:“牛吃的是草,挤的是奶”,这可说是对牛最精辟的赞誉了。

人类与牛的结缘可以推至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,那时牛已经被驯养为家畜,并受到人类的崇拜,至今我国苗、藏和羌等民族仍保留了牛图腾崇拜的习俗。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,也有不少牛文化的因素,例如:在“十二生肖”中,牛就高居第二位。由于在人类告别“刀耕火种”向文明社会进化的过程中,牛曾发挥很大的作用,因此

牛被古人称为“仁畜”。春秋时《礼记》载:“诸侯无故不杀牛。”只有在国事争端时,诸侯敌血为盟,才割牛耳取血。由主盟人手执盛牛耳的珠盘,称为“执牛耳”,诸侯每人可尝一点牲血,可见牛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之高。在农业社会中,牛对于人类的贡献远不止是它的皮、毛、乳、肉,更重要的是它的负重和运输能力。由于牛是重要的动力源,因此它在生产中已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。随着社会的发展,如今用于农业生产的牛越来越少了,肉用牛和乳用牛也只见于农场里,至于国外的斗牛则是娱乐性

的了。

千百年来,人类的文学和艺术一直把牛视为最好的题材,古人诗词中对牛赞颂更不胜数。南宋宰相李纲的《病牛》诗曰:“耕犁千亩实千箱,力尽筋疲谁复伤?但得众生皆得饱,不辞羸病卧残阳。”作者以病牛自况,寄情明志,这种任劳任怨的高尚节操,曾引起无数读者的共鸣。近现代作家、艺术家中以牛自喻的也有不少,如鲁迅的“横眉冷对千夫指,俯首甘为孺子牛”;臧克家的“老牛以解韶光贵,不待扬鞭自奋蹄。”等,均已成为人们的座右铭。中国国画大师齐白石自称为“耕砚牛”,李可染为自己的画室取名“师牛堂”。可见牛的吃苦耐劳精神感染了无数人们。

小时候我常听起老人说牛是有灵性的,但一直心存疑虑。1958年冬天我参加嘉定县的麻疹防治,住在一家独居老人家里。老人家的隔

房间里有一间牛栏,为了方便晚间喂牛,他经常就睡在牛栏旁的竹榻上。正在吃草的牛看到我们后,明显地烦躁起来,牛角不时和栏木撞击,发出“卡卡”的响声。老人走过去摸了它的头,说道:“这是两个医生,晚上要住在这里。”老人说完后,牛便继续咀嚼了起来。隆冬的晚上十分寒冷,半夜里我忽然听到有人在讲话,感到十分好奇,便起身查看。在昏黄的油灯下,牛栏边的桌上放了两只碗,老人正饮着酒,我看到牛背上已盖上了棉被。这时牛忽然伸出了长长的牛舌,老人说:“你刚才不是吃了吗?”接着就毫不吝啬地把自己小半碗的酒递给它,粗大红润的牛舌在碗里滚动着,一会就舔净了,接着老人还把半只山芋递给它吃。他说牛从小就跟他在一起,现在牛也老了。妻子死了几年了,住在嘉定镇的孩子,一直劝他卖了牛和他们住,他实在不舍得,平时也可以和它说说话。这时牛突然“姆”地叫了一声,似乎也不愿意离开老人。那人、那牛和昏暗的灯光一直让我难以忘怀。

在古代社会农耕社会里,耕牛

常作为民富的象征,为此还设定一些节日。民间常说“二月二,龙抬头,大家小户使耕牛”,每年农历二月二过后,不光普通农民开始下地耕田,连高高在上的皇上皇后也要为天下示范,在象征天下土地的“一亩三分地”里驾牛耕作,也就是俗称的“皇娘送饭,御驾亲耕”。中国农村过年时家家户户不仅要贴对联门神,还要在牲口圈门上贴上“六畜兴旺”。至于歌颂牛的对联更是难以计数;例如:“金牛开出丰收景,喜鹊含来幸福春”、“人勤一世千川绿,牛奋四蹄万顷黄”等等不一而足。2020年是人类历史上难忘的一页,鼠年发生的世界性疫病至今仍旧在蔓延。在对待各种自然灾害时,习近平主席提出了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的理念,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性意义。生活在地球村的各国人民,只有同舟共济才能延续人类的

历史。人们常说:“牛转乾坤行大运”,期望牛年会给我们不一样的

一年。吉祥的牛年将把我们早日带回到平安康宁的社活中,借用藏族同胞的祝福语:牛年扎西德勒(牛年吉祥)!

我的厨师“跑友”

□葛秋栋

每天晚饭之后的散步,是我这几年里养成的一个习惯,同时也结识了几个“跑友”,欧阳兄就是其中一个。说结识有点不正确,因为我们从小就在前村后宅的住着,只是后来各自从事的职业不同,没有什么联系罢了。欧阳他十四岁就回乡参加农业劳动,后来又当了一名厨师,他是从一个乡镇经济城厨师岗位退休的一位老同志。

周末,一位友人给我送来一只甲鱼,杀鱼的事一下子就让我犯了难。虽说现在年纪已经一大把了,因为从前家务做得少,像这种有点难度家务竟难住了我。这时,我想起了跑友欧阳,何不请欧阳兄来帮个忙?他听了我的要求,微微一笑,说:“小事一桩,这有何难?”

他来到我家,只见他将那只一斤六两重的甲鱼轻轻地捉在手里,举起菜刀熟练地在甲鱼一侧一划,转一圈,甲鱼破膛结束,又开始轻巧地清理内脏……他一边操作一边给我讲,哪个应该清理剔除,哪个应该留下洗净……这时,我的耳边立刻响起了我曾经读过的一篇文章《庖丁解牛》:“手之所触,肩之所倚,足之所履,膝之所踦,砉(读:[x ū])然向然,奏刀騞然(读:[h u ō r á n]),莫不中音:合于《桑林》之舞,乃中《经首》之会。”欧阳兄杀甲鱼的熟练完全不亚于那个杀牛的庖丁。我记得文中那个梁惠王见了

惊喜地问庖丁,“你的技术为什么这么熟练?”庖丁告诉他说:“我所注重的,是事物的规律,已经不是一般的

技术了。”这个庖丁确实是个高手,他杀牛不是用自己的蛮力而是掌握了牛的生理上的自然结构,将刀深入牛体筋骨相接的缝隙,顺着骨节间的空处进刀……最后,厨师凭他的技巧与牛接触,而不用眼睛去看,而让自己的精神在活动,这是一种何等高远的境界。

最后,大约二十来分钟吧,就在我的思索中、惊叹中,欧阳兄他把一只挑剔干净的、剥光洗净的十分完整甲鱼交给了我。我不由自主地将甲鱼翻来覆去地看,联想到以前我自己曾经杀过的、被我弄得支离破碎甲鱼,我心里确实很激动。觉得我今天手里拿着的不是甲鱼、不是普通的一件食品,而是拿着的一件经过一位技艺高超的艺术家雕刻的工艺品。

我知道欧阳兄书读得不多,但是他曾经经过刻苦努力,在自己两个孩子的辅导下通过了笔试,又加上他自己的精湛技艺考得了厨师证书,后来还在一家不小的企业当上了一名厨师长。

我们平时常常说行行出状元,这句话实在是

有道理!

“我所爱好的,是(事物的)规律,(已经)超过(一般的)技术了。”

人间仙曲

——“五四”一代学人的个人情怀

□奚学瑛

梁思成先生的第二任夫人林洙女士,曾经撰写文章披露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妇与金岳霖之间高尚而动人的情感故事。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知识界已广为人知。作为后辈,我们由这麽一个已经打开的小小窗口,得以窥见“五四”一代中国优秀学人的思想情怀。他们不仅吸纳了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,同时亦融汇了中西方高雅的道德情操,从而令后人“景行行止,高山仰止,虽不能至,然心向往之”。

无独有偶。类似的事例,在他们这一代学人中绝不

止一个,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等人的个人生活亦同样教人叹为观止。

时光回流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。清华大学聘任了一批风华正茂、学有所成的归国留学生到校任教。他们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,并且从欧美采撷了现代科学民主之火,从而成为兼具中西文化精华的一代新人。陈岱孙,系福建世家子弟,获哈佛博士学位,时任清华经济系教授。他长身鹤立,风度

翩翩,与金岳霖等三名留洋归来的青年教授,被称为清华园中的“三剑客”。他们的学识与风度,为清华人所称道。“三剑客”中的另一员是位理论物理学家。他在同学夫人的介绍下,认识了女师大众多佳丽中被称作“头美”的一个女学生。这个青年物理学家不但英俊潇洒,且幽默风趣,经常去女师大看望这位女大学生。有时,他还带着自己的同事和朋友——“三剑客”之一的陈岱孙,以及年轻的数学家许宝騵前往。女学生美丽机敏,善解人意,使得他们的朋友聚会,常常充满了欢

趣。青春年华,谁个不善钟情?这样富有青春魅力的女士,又怎能不让陈岱孙、许宝騵产生爱慕之情?“发乎情,止乎礼”,作为一个有道德有教养的知识分子,他们懂得该如何相处,如何珍惜朋友间这份情谊。

真诚而纯洁的朋友交往,使这位物理学家与陈岱孙、许宝

騵之间的关系至为亲密。他们一起在清华教工“饭团”用餐,一起练习射击,一起去郊外或山西打猎。物理学家与女师大那位学生成婚之后,陈岱孙是他们家的常客,常与金岳霖、张奚若、梁思成、林徽因、吴有训等人到他们家谈天叙旧,或鉴赏字画,或设牌局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他们在昆明患难与共,风雨同舟,在国家危难、人生颠沛之际相濡以沫。陈岱孙不但深爱自己的朋友,也深爱他们的女儿们,女儿们则称他为“陈爸”。他喜爱他们的女儿,尤其宠爱端庄而聪慧并极具个性的

大女儿,对她偏袒有加。他看透了旧社会政府官场的腐败和黑暗,对“肋肩谄笑,病于夏畦”的官场恶习甚为反感,发誓终生不仕,一生认认真真,老老实实地致力于学问。但是,他遵从传统之道: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,充分理解物理学家朋友“为促进祖国现代化”,“为此牺牲一部分教研时间”,而从事国际科

研交流和国内的社会活动。

陈岱孙终生未娶。当有人向他问及个人问题时,他说:“情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”

许宝騵也终生未婚。他后来以数理统计上的创新性成就而享誉数学世界。

时光流逝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,一代风流,百年人生,已

近曲尽人散,数学家、物理学家已先后谢世。当年那个风华明丽的女师大学生也患了痴呆,记忆大多已从她的头脑中消失。有几天,她突然多次向小女儿念叨:“陈岱孙怎么不来看我?”小女儿安慰她说:“他比你岁数大,你应该去看他才是。”数天之后,陈岱孙便告别了人世。物理学家夫人躺在病床上,不知人世沧桑,奇怪的是,她从此再也没有提起陈岱孙。天上仙曲,人间友谊,顿成绝响。

早年,笔者曾亲耳听见这位物理学家夫人,对陈岱孙赞美不已,称他是“绝顶聪明”。

1991年暮春,笔者曾在母校进修,陪同室友伙伴——研究林徽因的学长陈学勇,一起前往拜访陈岱老,向他请教有关林徽因的一些问题。陈岱老家居燕南园,与物理学家旧居相比邻。这里,是我们十分熟悉的地方,当年的喧闹已了无痕迹,剩下的只是树影摇曳灯光空明的静寂。室内空旷洁净,陈岱老孺然端坐,如仙似佛,平静而慈祥地回答了学勇兄一个又一个问题。时间长了,我担心陈岱老不胜重负,不住暗示学勇兄尽快结束提问,而陈岱老依然不烦不燥,有问必答。他的妹妹——当年我们求学时的图书管理员,已故语言学家高名凯先生的遗孀,亦含笑坐在他的身旁,

无言地陪伴着兄长,直至谈话终了。

北大百年校庆之后,我亦曾与物理学家的小女儿及其女友,同去燕南园采访学者作家宗璞先生。从她家出来,映入眼帘的便是当年物理学家的旧居,以及与之毗邻的陈家。往事如水,物是人非,陈岱老已然作古,只是,在陈家的庭院里,却矗立着一尊雕像。尽管雕像未能充分显示陈岱老的气质,但表示了人们对他一份深深的怀念,并告知后来的北大莘莘学子,这里曾经住过一个高贵的长者。我恭敬地肃立在他的雕像旁,在他身旁留了影。尽管傻瓜相机的能源未能驱走暮黑的微茫,但似乎正是如此这般,才恰当地表现了我对他深沉博大人生的一种茫远的认知。

岁月如歌。伟大的“五四”时代,造就了伟大的一代民族精英。他们以其高尚的人文情怀与顶尖的科学知识,引领着时代的风骚。“此曲只应天上有,人间能得几回闻”?泱泱大师,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遗产,即便是个人情怀,也让我们引领仰望。返视当今世俗浮华,怎能不使我们从他们身上感悟到些什么?凝神蓝天白云,当知何为人之高贵,何为无愧人生。

马陆塘畔



霞光驼影 陶泳熙
2014年6月17日摄于鄯善

天净沙 陆继农

远山古道平沙 / 骆驼荒草胡笳 / 举目蓝天晚霞
夕阳西下 / 赶驼人在天涯